

憶蕭滋

石中英



德高望重的三聯老總蕭滋和我份屬「同窗」——一九六七年，他在赤柱「大人倉」，我在YP（young prisoner，意為青年犯）倉。但他兒子新民，不但是我老友，也曾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和創業時的「親密戰友」。

「五二二」花園道血案，他血流披臉的照片傳遍中外，成歷史鐵證。四五年後的五月二十二日，我領他和許雲程到香港電台，接受夫子的訪問，講述當天的經過，如今的反思，期以史為鑒。

我二十六歲那年，他剛升任三聯老總，卻取消了藍真和羅孚共議的項目——我已寫就二十萬字有關托洛斯基思潮研究的專書出版計劃，致令我頓悟而焚稿，從此擱筆。此事我在港台《舊日的足跡》訪問時公開感謝他，這令我從此擱筆不

►資深出版人蕭滋 資料圖片

搞政治理論研究多做實事在工商百業書寫我的人生，對我一生影響至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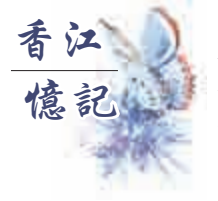
最感謝他在二〇一六年秋，為我的《我愛秋風勁》散文集（中英文）再版，以九十高齡出任出品人，還在新書發布會上講話——這是我這YP同窗這「迷失作者」終生的榮耀。

敬愛的蕭滋叔，一路走好。別過今生，來生再見！



平安小姐陪伴港人成長

過來人



特區政府成立之後，創造了兩個卡通人物，一個叫「清潔龍阿德」，另一個叫「大喉鬼」，前者主要功能是宣傳清潔香港，並以「香港人有嘢係唔得」為口號；後者則主責宣傳「食得唔好嘅」環保訊息，效果如何，相信還有一段時間考驗，但若論造型，筆者就覺得在六十年代的「平安小姐」和七八十年代的「垃圾蟲」更加深入人心，特別是「平安小姐」，利用平安二字組成一個卡通人物，而且功能不單在於清潔，還涵蓋多個範疇，包括「要早晚漱口，以潔淨口腔」、「蓋好垃圾桶，蟲鼠無食糧」、「蓋好天台水箱，防止蚊蟲滋生」、「只飲煮沸之水，勿飲不潔之水」、「疏通溝渠，免礙衛生」、「撲滅可惡的蒼蠅、牠們能傳播疾病」、「食物收藏好，蟲鼠不能到」、「修理牆壁，免藏蟲鼠」、「清除空樽空罐、防止積水生蚊」、「先有清潔的手，才有清潔食物」、「沸水浸碗碟，病菌就消滅」、「保持你的身體清潔」等等。

這位平安小姐生於一九五九年，她的使命直至一九六九年才完結，前後經歷了十年，因此現時六十歲以上的讀者對她的形象會特別深刻，在這段期間，平安小姐可以稱得上事事關心，除了以上提及的清潔衛生任務之外，還肩負道路安全教育，由於後來有人創作了另一位

卡通人物——斑馬先生，平安小姐才卸下了道路安全教育的責任。以今天的眼光看，平安小姐的宣傳句語確實有點「求其」，既不講究押韻，也不要求文字修飾，這可能與英國人不重視中文有關吧！

七十年代之後，隨著平安小姐退役，港英政府開始推行清潔香港運動，還創造出另一位卡通人物——垃圾蟲，還邀請歌星葉麗儀主唱主題曲，結果大收宣傳之效，當時港英政府更不惜工本，將全身綠色和滿布白色斑點的垃圾蟲搬上電視屏幕，令其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不過，儘管這位卡通人物非常成功，但也有功德圓滿的一天，在九十年代之後，港英政府可能由於面對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而無心戀戰，令如火如荼的清潔運動突然青黃不接，這段真空期長達十多年，即使特區政府成立後，仍然沒有新的卡通人物出現以取代垃圾蟲的功能，直至最近幾年，才有「清潔龍阿德」出現，但平心而論，「阿德」的形象始終比平安小姐和垃圾蟲遜色，以致直接影響清潔香港的效果，君不見現時香港確實回到滿街垃圾的年代，特區政府的官員對此實在責無旁貸。

講開垃圾蟲，各位是否記得與垃圾蟲同期出現的還有只有一對眼睛的宣傳品嗎？它的設計雖然簡單，但勝在令人過目不忘，而且好像隨時隨地都監視着亂拋垃圾的行為，教人只要看到這對眼睛就會對自己的行為有所警惕。

►以平安二字組成的平安小姐，在六十年代無人不識 作者供圖



在風雲激盪的民國時代，大師迭出，才女湧現。民國四大才女叱咤風雲，各領風騷。論才情，大有巾幗不讓鬚眉之勢；論愛情，則有人生長恨水長東之慨。迥異的人生際遇，殊途的婚戀經歷，四大才女在花樣年華，各自演繹花樣愛情故事。

三百年來末代詞媛呂碧城的愛情，好似空谷幽蘭，兀自綻放。她從新聞界冒起，縱橫政商學界，風靡社交圈，所謂「絳帷獨擁人爭羨，到處咸推呂碧城」，一時蔚為奇觀，堪為名副其實的國民女神。然而，作為中國女權運動先驅，難免心高氣傲，自言「生平可稱許之男子不多」，入得法眼者，不是年齡難以匹配，便是早有妻室。她聲稱：「我之目的，不在資產及門第，而在於文學上之地位。因此難得相當伴侶，東不成，西不

合，有失機緣。幸而手邊略有積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學自娛耳！」在愛情上，呂碧城是「盛女」，有「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底氣，卻也是「剩女」，有「醒來淚花猶存」的神傷，異國病中不免喟嘆「如一粟飄在滄海」。為了愛，她從不將就，最後常伴青燈古佛，孤獨終老。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學洛神蕭紅的愛情，好似一葉浮萍，漂泊無依。她是一代文豪欽點的最有前途女作家，卻情路坎坷，命運多舛。終其短暫一生，兩度身懷六甲，從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不停遭背棄；半生貧病交加，從一個異鄉到另一個異鄉，一直在流亡。作為始亂終棄與薄情寡性的受害者，



日本的九州屬於比較偏僻的地區，但是不落後，只是另有韻味罷了。觀光列車「由布院之森」號從博多出發，童話般地在森林之間穿梭，兩個多小時後到達由布院小鎮。把行李寄放在火車站，還早，可以慢慢欣賞這個著名的溫泉小鎮。

車站外，可見遠處由布岳山腰上的皚皚白雪，雪峰之下，從東一個西一個的溫泉眼裏，悠悠然然地升騰起一條一條的白色蒸氣柱子，飄飄渺渺，遠遠近近。蒸氣柱子的下面，是星星點點的溫泉酒店，小規模的，木質結構，和式風格，造型各異。當中不少是代代相傳、上百年歷史的家族酒店。白色的蒸汽、清翠的山巒、星星點點的小酒店，給小鎮以祥和、溫馨和魅力。好一派溫泉勝景！

日本的民居南北有別，南部以和式為主，小巧玲瓏；北部以洋式為主，敦實大方。而九州的由布院街道，卻是把和式和洋式結合得相得益彰。說和式，是因為它用樸實的材料和接近原始的設計，低調地營造出懷舊的日式格調，予人親切感。說洋式，是它混合了新潮的西洋房舍，現代氣息濃厚。小鎮把東方和西方文化相融合，讓和式與洋式雜處，時而童話般的歐洲花園，時而昭和時代的民宿，處處和諧，不感突兀。

在一座黑色建築前，Joy給我們解說：「這

溫泉小鎮由布院

小 冰



◀由布院宛若童話故事中的小鎮 資料圖片

是日本建築大師隈研吾設計的美術館，外牆用燒焦的杉木做成，黢黑。隈研吾的意願，不是要樹立文化的威嚴，而是讓它像一個小小的家，讓建築與自然息息相關。」Joy說完就去買參觀票。

「金鱗湖」是由布院的另一個代表景點。那裏秋天看紅葉，冬天看霧，春夏看花。湖中有溫泉湧出，也有常溫水湧出，在很冷的冬天，一溫一冷相交，湖面上霧氣瀰漫，景致迷人。

「金鱗湖」附近有一個叫「下湯」的溫泉浴池，是昔日由布院修建的一個大眾浴池，浴池是茅草屋頂，至今古意盎然。在「下湯」泡浴很簡單，在門口投入兩百日圓即可。但是在此入浴具有挑戰性，它依舊採用古老的男女混浴式，躍躍欲試者需要勇氣；再有，泡浴者是在沒有太多隔離的狀態下入浴，走光的風險極高。由布院的溫泉水呈鹼性，據說是風濕患者

新聞界老行尊「津哥」走了

朱昌文



新聞界老行尊王津早前駕鶴西去，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了，享年八十七歲。我們這群曾與他共事或一同跑新聞多年的舊同事和老朋友們都感到十分捨與惋惜，深深覺得，他的離去對我們是一個莫大的損失，所以當噩耗傳出後，友好們手機上的社交平台寫滿了悼念和懷緬他的文字，顯見他是多麼受人尊敬。

我們大家習慣尊稱叫「津哥」的王津，潮州人，一九三二年生於汕頭，幼時來港讀書，隨後回內地升大學，在廣州入讀由著名作家歐陽山任院長的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培養了對文學與新聞學的濃厚興趣。五十年代他重返香港，進入《大公報》當記者。從此，他全心全意投身於十分熱愛的新聞事業，過起了「鐵腳馬眼神仙肚」的「老記」生涯，他初時專跑「突發」的社會新聞，舉凡大火、塌樓、謀殺、自殺、車禍等等，他都去採訪和撰寫新聞。由於他每逢採訪大新聞都全力以赴，想方設法盡可能地取得比行家更多的「料」，令見諸報紙版面的新聞圖文並茂，吸引讀者閱讀。

「津哥」的老同事、原《大公報》總編輯楊祖坤在網絡社交平台憶述：「我們大公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港聞內容豐富，報道翔實，全得力於跑社會新聞和社團新聞的各位同事。社會新聞有『三王』，即：黃子平、潘思勉、王津。社團新聞有『二王一后』，即黃浦、萬民光、王寧。我於一九五九年入館，上述六位精英都是我的師父。王津兄高大威猛，屬「潮州怒漢」格，可見衝勁霸氣十足，他的筆名『于一郎』，即我是一哥也！說明他跑新聞一定不能輸給行家，也真的沒有輸過給行家。其後王津調去《新晚報》，主持要聞工作，崗位一變，他的角色馬上成為時事評論員，分析世界大事，如數家珍，《新晚報》的著名專欄「夕夕談」，有不少是他的力作。往事如煙，仿如昨日，但陰陽相隔，已成永別！可喜者為報社得以代代傳承，今又與友報文匯合併成為全港最具影響力的傳媒集團，深慶得人，必能將優良傳



▲王津為新聞事業奉獻一生

統發揚光大，這亦是對前輩最佳的悼念！」楊老總以充滿感情的筆觸描述王津和其他同事的個性與特點，可說入木三分。他所說的種種，六十年代開始在《新晚報》當記者的我也略知一些，亦曾跟隨「津哥」採訪偷師，他有一天生好條件是我學不來的，那就是他器宇軒昂，身高六呎以上，魁梧有型，當他前往新聞現場採訪當事人或查詢辦案警方人員有關內容時，不知他們是否懾於他高人一等或以為他是便衣警探，往往不敢拒絕不答，加上他善用隨機應變的採訪技巧，因而他每次出動採訪，絕不會空手而回，而且所取得的新聞資料往往比行家豐富。

王津在五六十年代走在新聞第一線上，曾經採訪過許多轟動一時的大新聞，包括醫生強姦女病人的「吳鑑堅案」，商人黃應求被綁架撕票的「三狼案」，造成一百八十多人喪生的颱風「溫黛」襲港慘劇等等。王津採寫這些大新聞都顯得十分出色，報紙新聞版面圖文並茂，受到讀者歡迎，也獲得新聞界行家的好評。其中「三狼案」他採訪得一些獨有資料，連警方也要向他「索料」以助偵查。

積累了豐富採訪經驗的王津，不只是採訪社會新聞，他的採訪範圍越來越闊，一九

七九年二、三月間，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已調到《新晚報》主管要聞版其後當上編輯主任的王津，與當時的《大公報》副總編輯曹驥雲分別被派到中越邊境採訪，寫回不少引起讀者關注的新聞和文章，至今仍令一些老同事記憶猶新。

王津還不時與友好的新聞行家並肩跑新聞。一九六三年，香港出現嚴重水荒，要四日供水四小時，內地政府為解決香港同胞燃眉之急，拍板建成了工程艱巨的東江供水工程，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香港的水荒難題。在工程進行期間，香港有影片公司開拍一套名為《東江之水越山來》的紀錄片，王津與時任《文匯報》記者其後當上社長的張雲楓聯袂前去工程沿線採訪，並為該片合作撰寫解說詞，二人有時為了配合旁白明星的作息時間，需要在影棚通宵環稿，但他倆並不畏苦，努力奮戰了許多個日夜，終於完成了任務。當該影片拍成在香港公映後，大受觀眾歡迎，多家影院連續放映二十多天，幾乎場場滿座，盛況罕見。他倆都欣然感到先前的辛苦是完全值得的。

時至今日，張雲楓對五十多年前與王津並肩作戰結下的濃厚情誼仍縈心間。他不僅親到殯儀館出席王津的喪禮，送上花圈，並寫了一首悼詞給王津的夫人鄭寶文大姐看：「把酒醉津兄，往事難忘。東江之水越山來，為旁白共事影棚，奮戰通宵！人生雖苦短，從而增強他們的工作本領。他的良好言行，至今還為舊同事們津津樂道。同時，他愛護家庭，生活儉樸，夫妻恩愛，注重兒孫的教育和培養良好品德，他這些身教令親友們交口稱讚。

舊同事陳毓雷送給「津哥」的一副聯聯，代表了我與許多同事好友的心聲：「愛國愛港愛報社，畢生奉獻新聞事業；亦師亦友亦兄弟，回眸笑別盛世中華。」

津哥，一路走好！

民國才女的花樣愛情

沈 言

她將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歸因於女兒身。她的香消玉殞，引一衆才子仰天長嘆。前度哀鳴「生離死別已吞聲」，現任低吟「生死相隔不相忘」。可惜在世之時，卻總是被拋棄、被傷害、被漠視。在愛情上，蕭紅是「棄女」，有「花自飄零水自流」的無奈，卻也是「烈女」，有「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任性，直面「比青春還酸」的宿命。為了愛，她從不放棄，最終客死異鄉，永不瞑目。

北平最著名女詩人石評梅的愛情，好似一剪寒梅，傲雪迎霜。她初浴愛河便慘遭欺騙，以致封心鎖愛，不敢言情。再遇真愛，不由深陷進退維谷，理智與情感天人交戰，

內心備受煎熬。愛人的遽然辭世，令她悔恨交加。她泣訴「碧海青天無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她哀歌「邀殘月與孤星與淚共飲」，「任霜露侵凌」。陰陽永隔的苦楚與悲慟，悔不當初的自責與遺憾，令她萬念俱灰，生不如死。在愛情上，石評梅是「怨女」，有「無花空折枝」的悔恨，卻也是「貞女」，有「我待你用寶劍來揮掃，我待你用火花來焚燒」的痴情，餘生遍嘗「滿腔辛酸與誰道」的淒風苦雨。為了愛，她從不苟且，終於得償所願——「死後得葬荒丘」，實現生前同衾死同穴的革命版「梁祝」誓言。

上海灘最紅女作家張愛玲的愛情，好似彼岸荼蘼，花事無期。她是風流才子口中的

「臨水照花人」，雖然早已看破紅塵，甚至以「長期賣淫」的不堪喻喻形容婚姻，自謂「拜金主義者」，然而，在現實世界中，她卻判若兩人，「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與筆端功利主義的婚戀經濟學完全背道而馳。衆所周知的愛情悲劇，是遇人不淑，是所託非人，但她卻如飛蛾撲火，奮不顧身。知世故卻不世故，一雙冷眼觀世情，一片冰心待愛郎，淪陷於一場感動自我的曠世畸戀。在愛情上，張愛玲是「苦女」，有「花卻有情人薄幸」的慘情，卻也是「優女」，有「人比煙花寂寞」的悲涼，心甘情願「從塵埃裏開出花來」。為了愛，她從不計較，只因「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末了幽居離世，無怨無悔。

女人如花花似夢。以花解語，民國四大才女的花樣愛情，在恨海情天怒放，瀰漫着「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的淒清與悵惘……